

龙腾四海 中国男儿称雄异国黑白道

唐人街教父

著 / WILLIAM
远方出版社

唐人街教父

《广州教父》姊妹篇



●威廉 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 亦然

封面设计 黄策

唐人街教父

威廉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政府机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50千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ISBN7—80595—178—O/I·79 定价: 14.80元

金山堂三任堂主



第一任堂主 孙永昌



第二任堂主 孙家超



第三任堂主 麦忠武
(唐人街教父)

纽 约唐人街，金山堂老堂主行将闭目，临死之际向刚出狱的心腹麦忠武托孤，道出隐藏多年的黑幕。新堂主杀气不足，堂内危机四伏，堂外各帮派虎视眈眈，国会和新闻界怨声载道，麦忠武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在经过一连串的密谋和创痛后，他开始了全面的反击。最终，他胜利了，坐上了美国唐人街教父显赫的交椅。但他心爱的女人忽然感到他是那么陌生，那么遥远。

全书展现美国唐人街风土人情，三教九流，光怪陆离；对美黑道内幕有惊人披露；英雄侠骨，美女柔情，情节一波三折。开卷风云，终卷未休。



第一部 危机

纽约唐人街，“金山堂”老堂主行将闭目，临死之际向刚出狱的心腹麦忠武托孤，道出隐藏多年的黑幕。新堂主杀气不足，堂内危机四伏，堂外虎视眈眈，麦忠武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他痛恨白人，可白种女人玛丽亚温香的玉体却投向了他的怀抱，而敌手的刺刀正向他刺来，这个全美最大的华人黑帮危在旦夕……

- 1 假释出来的归山虎
- 13 2 葬礼在枪声中结束
- 23 3 杀手也许就在你身边
- 30 4 吃力不讨好的角色
- 39 5 元老的死因未明
- 47 6 堂主离死只差几寸了
- 55 7 妩媚的白人女记者看上了他
- 63 8 血泪横飞的岁月

第二部 密 谋

“屠夫”搂住了女人的玉体，女人的妖媚使他忘记了一双致他于死地的手。麦忠武笑了，但神秘可怕的对手以及妻女心灵破碎的离别，使他不知道这种苦难的日子何时是尽头，他决不甘于屈服。于是，在女人诱人魂魄的销魂床上，他开始了报复的密谋

.....

- 84 9 对手是个可怕家伙
- 94 10 半夜时分的明枪暗箭
- 106 11 杀手在交欢中毙命
- 117 12 一张神秘可怕的纸条
- 122 13 少堂主发觉自己是天才枪手
- 129 14 老婆孩子突然离他而去
- 137 15 曼哈顿警察局大楼
- 143 16 席梦思床上的密谋

第三部 屠杀

麦忠武还来不及把自己的行动付诸实现，震动美国国会山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死日行动”更使他一筹莫展。敌人对他实行了全方位的追杀，但恰在这时，他遇上了十五年前的恋人……

- 152 17 深夜，一场血腥大屠杀
- 160 18 震动国会山的幕后人物
- 170 19 复仇之剑反而刺中了自己
- 180 20 “死日行动”悄悄开始
- 193 21 寻找对手的狐狸尾巴
- 200 22 死神又一次出现在窗口上
- 207 23 为了报仇必须假装微笑
- 217 24 十五年后的再次相见

第四部 反 击

他开始了全面的反击。虽然少堂主的女友失去了那双美丽的大腿，但杀手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而最嚣张的敌手也在麦忠武的阴谋诡计下成了瓮中之鳖。他胜利了，坐上了美国唐人街教父显赫的交椅。但他心爱的女人忽然感到他是那么陌生，那么遥远

.....

- 228 25 她有一双美丽的大腿
- 240 26 杀手得到应有的下场了
- 253 27 一场鹬蚌相争的恶斗
- 260 28 “盛龙”堂总部里的交易
- 271 29 放过的未必是漏网之鱼
- 281 30 白色肚皮的玩具熊
- 296 31 也许不是最后的结局

第一部 危机

1 假释出来的归山虎

纽约州立爱德堡监狱漆成黑色的大门是永远不开的。旁侧的小门为他走出这个关押罪孽也滋长着罪孽的地方打开了一条大缝，让他一付宽厚的身板勉强得以通过。副典狱长，那个瘦瘦的狗杂种在他走出监狱的最后一刻，送了他一句咒语：

“再见了，中国佬！”

他没有在意那瘦狗说的话，因为此时他看见站立在大门外的两个人了。

他们迎着他走过来。一张是很熟悉的脸，带着他同样很熟悉的笑意；另一张脸却是陌生的，那上面好像略有些惊慌。

“涛哥。”他快步上前，先握住了熟人的手。这时他的眼里有些湿润了。五年了，整整五年的光阴，他就在爱德堡监狱里熬着，抗拒着死神一次次的威胁。他对美国这个所谓自由国家的狗屁监狱已经领教够了。

“麦老弟，你受苦了！”涛哥用有力的手握出狱者的手，一

双不大的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彩，“好了，以后你就没事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干了。不错，你还很精神，有力气。哈，今天，我那老妹可要让你辛苦一晚上，哈哈哈……”

麦忠武也咧开嘴笑了笑。这是他五年里的第一次笑。他只是有些奇怪，为什么他的老婆今天没来接他出狱？菊妹会不会……

另一个一直没作声的陌生男人这时插上嘴来说了一句：“麦哥，菊妹嫂子带两个孩子去加利福尼亚度假去了，现在正在回程的班机上。你回去吃晚饭时就可以见到她了。”

麦忠武此时把征询的目光转向阮涛，阮涛才醒悟似地“喔”了一声，“你们原来还没认识过？麦老弟，这位是我们孙堂主的侄儿，去年从美国赫赫有名的耶鲁大学毕业了，现在正给我们堂主管着帐本呢。”

麦忠武明白了，这位堂主的侄儿是代表堂主来接他的。可见堂主对他这次提前获得假释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像他这样等级的角色，堂主是不会花那么多钱去走路子让提前假释出狱的，更不会派出亲侄儿来监狱迎接。

“我叫孙家超。麦哥以后就叫我阿超好了。我伯父要我来接你，让你马上去他哪里。”孙家超的手握上去很软，可见不是个武场里泡过的人。

麦忠武对孙家超点点头：“好的，我马上去。”

这时，阮涛不以为然地轻语一声：“其实也用不着那么急嘛。今天才出来，还不让麦老弟先跟家人弟兄聚一聚，乐一乐……真是的。”

麦忠武只当没听见阮涛说的，对孙家超说：“那我们就去吧。”

他们即上了一直停在路旁的一辆林肯车。这是堂主的私人用车。

阮涛没有上堂主的这辆车。他上了自己的那辆奔驰车，说他

去接他的老妹和两个外甥女。“喂，晚上到我那里吃饭，我把菊妹她们三个接到我那里了。”

麦忠武却没回答他的那位妻舅的话。他此时的心里已在想着接下去将要见的那位年事已高的堂主了。这一定是一次不同一般的会面。他心里暗暗地想。

一直到了晚上十点多钟，他才得以把那场接风酒会里亲朋好友的敬贺之言，还有其他的一些应酬都对付过去，这才轮到和久隔五年的老婆亲热了。

那个喝得有些醉意的妻舅开玩笑说，他把家里最软最好的床贡献出来了，希望他们晚上过得快活。“但是千万别把我的床给弄坏了。”

他倒是有些担心，因为在这张宽大的床上跟老婆做爱时，听到了吱吱咯咯的响声。他轻笑着在女人的屁股上拍了一下：“这张床要是塌了，明天我们还得去买个新床陪你哥。”

菊妹娇喘嘘嘘，在他的前胸轻击两下，嗔笑道：“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我气都喘不过来了，好像……这辈子没碰过女人似的。”

五年了，在监狱里呆着，不要说与女人干事，就是他妈的见一回女人的面都很难得。在那里，唯一的一次与女人接触的机会是有一次他发高烧，弄到监狱医务所去治病时。那里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白人女护士。在他烧得迷迷糊糊时，他觉出屁股后面有些凉意，原来是女护士正用酒精棉花在给他作注射前消毒呢。

这就是他在监狱五年期间唯一的一次与女人“亲热”！

天气已是很热的季节，尽管阮涛给他们一间装了空调的房间，但此时，他和她都已经满身油汗了。这一轮好事，他让女人足足哼叫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两人一起去浴缸里泡了一阵。

菊妹用一块海绵给他轻轻地擦着胸脯，他这时才认真地审视

着阔别五年的老婆身上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他摸了摸她稍稍发胖后一寸多厚的小腹：“你也有些变了呢。”

女人伤感地说：“五年过去了，我还能不变老吗？女人有几个五年的？如果不是提前假释，等你六年的牢坐满，我都已经成了老太婆了。跟了你，我真是好日子不多，苦头吃得不少呢。”

他即半开玩笑地说：“要不当初我怎么不愿跟你结婚呢？我这样的人，最好就是没老婆没孩子，一个人是死是活，都一个人担着。要是你觉得吃亏，现在离了也还来得及……”

菊妹恨恨地在他的肩头咬了一口：“你这个没良心的，人家苦苦等了你五年，才盼到你从牢里放出来，你倒好，又想把老婆孩子一脚踢开了。告诉你，姓麦的，我从十四年前看上你这家伙以后，就不想再放手让你走开我一步。今后你也别想再甩掉我，另去弄个漂亮妞儿。我才不会放过你呢！”

麦忠武嘿嘿地笑了起来，“那你可得看好了，说不定哪天真有什么漂亮妞儿找上门来向你讨要老公呢。”

菊妹晓得他是开玩笑，便也笑着举拳头去打男人。两人一场嬉闹，把池里的水都泼到外面去了。

等到两人安安静静地躺到床上，麦忠武才细问了老婆这些年来的情况。虽然他在监狱时，菊妹隔一两个月就来看他，但她很少谈她在外面如何生活的。

她对丈夫说，这五年时间内，她都在一家织衣工厂做事，那是她原先要好的姐妹开的小加工厂，活儿不很累，每周工资是一百五十美元，勉强可以让一家三个大小女人活下去。不过这期间也有她兄长阮涛的照应，还有堂主也按堂内的规矩，每月都送来一笔钱，救济她们母女三个。

麦忠武沉吟着，好久才问了一声，“菊妹，你想我以后做什么好？”

女人被问住了。“哎呀，我还没想过呢！我是昨天才接到电话的，说你提前假释了，急急忙忙的，只想赶快见到你，也没想……是呵，你出来，以后再做什么呢？可是我想，堂主会不会想要你做什么？”

他心里一震：“你怎么知道堂主要我做什么事？”

菊妹忙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只是听大哥说，这回堂主这么巴结地把你假释出来，一定想让你做什么要紧事。因为提前假释的话，光是保释金就得多付出一大笔呢。”

他低声道：“你知道堂主付了多少保释金吗？是这个数。”他举出一个手，张着五个手指头晃了晃。“你做三年工也凑不齐这个数呢。”

女人担心地抚着他胸腹上仍然很结实的肌肉。他左侧靠肩胛处有一条三寸多长的伤疤，她轻声问：“是不是……又要你去做那种事？忠武，你才回来，可不能再……”

他把一只手伸过去捂住女人的嘴。“你可别说出那种不吉利的话。我什么也不想去做。这一阵，我只想好好地在家里，和老婆孩子呆着过几天安静日子。菊妹，以后的事，我们以后再说了。”

但是，这天晚上，这一对久别重逢的夫妻却都没有好好地睡去。

他是严格地按着堂口的规矩，没有把一点口风漏出去，连老婆那里也没说半个字。孙堂主躺在床上再三嘱咐道，此事只有等到他自己开口时，才能让堂里别的手下人知道。

那么，在偌大的一个堂会之中，得知孙堂主患的是不治之症，并且很快就会死去这一事实的，除了堂主本人和他的医生，就只有堂主的亲侄儿和他这一个手下亲信了！

这就是孙堂主急于把他从牢里保释出来的主要原因。

躺在一张宽大柔软的床上，七十六岁的病危老人，目光游离无定，神色沮丧，跟五年前留在印像中的那个精明老练，办事果敢的总堂主判若两人。

“在我手下的这些人里面，我只相信你能帮我做好这件事。所以，我就决定把你召来了。忠武，我希望我这一生中最后的一次重要决定是很正确的。不，你不用这么急着向我表示什么。”

麦忠武把那句几乎要说出口的话给吞回去了。他想说，我怕不能担当得起堂主的这一过于重大的责任。他有些心虚。

“忠武，我今天先把话都说到底了。到现在为止，你我谁也不欠谁的了。你为我做了这些年的事，还坐了五年牢。我多少也给你一些实惠了。在银行里还存着给你的一笔不算少的钱。这钱是给你坐五年牢的补贴。我没跟别人说过。一会儿，让家超给你存折。”

“我怎么可能无功受禄……”他心想得了这钱，也就是把自己卖出去了。

衰老的堂主无力地摆了摆手。“你别以为我是用这笔钱买你。我是把以前你我的帐结清了。以后你做事，做任何事，都不是因为欠着我才做的。忠武，我是说，你从现在起，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刚才我说的，那是在求你做事。等等，你听我说完。”

麦忠武觉得后背一阵阵地抽搐。

“我今天先跟你透了底，再给你三天时间考虑，然后你再回我一句话。有没有胆量承担这个重任。我不想逼你做事。因为以后我不在人世了，无法再管着我身后之事。我不会因为你不愿干而对你进行报复的。忠武，我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那种报复心了。”

他没有出声，因为他的确没想到老堂主会对他说这些。老堂

主过去对他从来只说一句或最多几句话的。

“如果……我会很失望的。我很少看错人。对你，在十五年前我就看准了。你是敢作敢为能成大事的人。”老人把一只微热的手放在他的手臂上，轻轻地按了一下，“忠武，我要你成为配得上这个名字的人。”

过了十分钟了。他走出了堂主的房间。

外间坐着堂主的那个亲侄儿朝他点点头，没说一句话，就把一只密封着的淡蓝色信封套递给了他。

存折里是一笔六位数的款子。那就是说，他的一家人以后不必担心这一辈子的吃喝住行了。

老堂主已经把他的后路都想好了，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至少他的老婆孩子不会活不下去的。

“白云”帮的那些伙伴都还在。五年过去了，倒好像做了一个梦，醒过来一切依旧。幼虎，小豹子，还有二保、长林等弟兄把他约出去喝酒，还是五年前那样的习惯，找了一家由他们“白云”帮保护的酒楼“醉春楼”，进了一间安静的雅室里喝酒。

“醉春楼”老板潘维松也是以前的熟人，做上最好的一桌菜，酒也由着他们喝。潘给他敬了酒，庆贺他总算走出了监狱那个鬼地方。

现在他们这些人中间，还有两人在牢里呆着。他们原是这一伙里很强悍的一对杀手，不慎在三年前的一次行动中让警方捕着了，判了重刑，起码还得在监狱里呆十年。

麦忠武不能指望那两人了。现在他可以依靠的就只有眼前的这十几个人中的若干人。他现在还不知道他到底能争取到他们中的哪几个，也许到时候一个也不会跟他干呢……这么想时，麦忠武心里便有些发沉，喝酒时也高兴不起来了。

幼虎看出他的情绪不高，便笑着对旁边的小豹子眨眨眼睛，“看来这喝闷酒是没劲。去叫几个姑娘来陪着喝几口甜味的吧。”

那小豹子即要去叫姑娘，却让麦忠武拦住了。说：“不要叫姑娘。我们哥们几个一起喝酒，说话更安静些。”

二保嘿嘿地笑道：“麦哥这两天才出来，就让嫂子收拾得这么规矩啦？是不是怕回去嗅出身上留有香水味，嫂子就不让上床呵？”

另几个弟兄就大笑起来，说他脸色不对，是不是晚上做事太用功力的缘故？说笑一番后，他便问这几年唐人街有什么变化，才知道他不在的这些年，唐人街有些变化了。

第一是如今纽约的华人越来越多了，其中许多是从香港过来的“过江龙”，还有的是从大陆来的。纽约市内除了曼哈顿区的唐人街以外，另外在皇后区、布罗克林区也还有不少的华人居住点。

第二是帮派比五年前多了几个，有了“狐狸”帮、“黑风”帮，还有什么“华兴小子”帮，都是一些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胡弄成的。虽然眼下还没有成气候，也没有威胁到他们这个大帮派，但以后就很难说不会发生冲突，唐人街就这么小的一些地盘，哪个帮派要想落脚生根，就得到虎口夺食。那就会引出一场龙虎争斗，不管谁胜谁败，死伤一些人总是免不了的。

再一个是原来跟他们不相上下的那个大堂口“盛龙”，眼下活动得很起劲，尤其是他们的新堂主上任后，接连做出了几桩很惹眼的行动，把原先的地盘扩出了不少，并且在气势上把原来平起平坐的他们所在的堂口声威给压下了。

所以说道起来，幼虎、小豹子几个人就来了气，骂骂咧咧的，声言以后要给“盛龙”一点利害瞧瞧。

可座中的二保哼声道：“人家那个堂主就是有本事，哪像我们‘金山’堂口现在这样不死不活的？再这样下去，以后准得让人家全吃进肚里去呢。”

他这一说，其他也有人跟着附和说就是这样，“金山”堂再这样下去就会垮掉，他们还得另找靠山了。

麦忠武听到他们说出这样的话，心里又惊又急。真是不一样了，以前他们白云帮的这些人，哪里敢随便议论堂口的事？对堂主更是不敢稍有不恭，连提到名字都得小心翼翼的，生怕落一个不恭敬的罪名。这下倒好，就连二保这样的人也敢把堂口臭说一顿。难道他们不怕招来惩罚吗？

于是他有意地把话头转到堂口的未来接任这一微妙问题上。说以后会由谁来接总堂主的位子。那几个弟兄也不怕犯忌，七嘴八舌地罗列了好几个人，都是堂口里的有些资历的人，其中也包括他们白云帮的大头目阮涛。二保嘿嘿笑道：

“麦哥，听说我们那位总堂主最近病得不轻，是不是有点麻烦了？他这回花了大价钱把你弄出监狱，是不是要把麦哥你弄到堂主的位子上去？”

麦忠武连连摇头：“你说什么酒话？我算什么角色，还能有那样的资格？我恐怕万一……”

另几个弟兄喝了酒，也帮着起哄，说如果麦忠武去当堂主，没准还能把“金山”堂搞出一些气势来呢。他们只当玩笑，说着闹着，麦忠武心里却很紧张，如果按这样的阵式，以后总堂主一死，还真会闹出大乱子来的……

这使得他对老堂主的那个沉重的嘱托越发地难以应承了。现在看出来，老堂主若是还按着自己的想法行事，将来后果如何很难预料。而他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脱身出来，以免惹祸在身不得解脱。

但是，他已没时间想出推辞的由头了。

就在第三天的清早，麦忠武还搂着老婆呼呼睡得正香时，总